

紀念簿題歌 鄭愁予獻給竹中

新竹中學校友、詩人鄭愁予昨天到前竹中校長辛志平故居，暢談他心中的中學教育，並且公開一首 1950 年所寫、昨天修改的「紀念簿題歌」，道盡他對母校新竹中學的深情祝福。

新竹市東門街的辛志平校長故居整修後，成了發表藝文作品的好地方，竹中校友更是經常在此發表人生看法和教育理念。

竹中校友、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等人昨天邀請鄭愁予來此談詩、談六藝、談現代教育、談教養經驗，也發表他當年來台寫下的第一首詩「紀念簿題歌」，並在昨天重新修改。

鄭愁予說，辛校長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堅持五育並進、成功揉合中華傳統與西方優點並具有創意的少數教育家，應成為百年施教的典範，他以「辛竹中學」表達對辛校長無限的儒慕。

【聯合報/2009/05/03】 【記者彭芸芳 / 新竹報導】

紀念簿打開了一 鄭愁予在新竹中學演講「失去的感性」

曾琮琇

是新竹風把充滿傳奇色彩的鄭愁予喚來了。

這一日，竹中校園裡顯得特別熱鬧，要求開放校外民眾聽講的電話不斷。二時不到，六百席座位的音樂館已湧入多達八百位聽眾，連走道上也坐滿了青年學子，以及來自新竹女中、實驗中學、竹北高等鄰近學校的師生。鄭愁予長年旅居

美國，為耶魯大學的駐校詩人，十六歲即出版《草鞋與筏子》，來台後持續創作，出版《窗外的女奴》、《衣鉢》、《雪的可能》、《燕人行》、《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多部耳熟能詳的詩集。今年應東華大學英創所之邀，返台擔任駐校作家。從美國東岸來到花蓮，再從島嶼的東岸回到詩的啟蒙地醜醜新竹中學。雖是迢迢萬里

的征途，詩人的臉上卻未見舟車勞頓的疲累。此次演說以「失去的感性」為題，鄭愁予徐徐走上講台，台下立即以熱情的掌聲迎接「學長」。重返闊別五十五載的母校，他兩手高舉，激動的神情溢於言表，過往的一切，詩的一切，有如紀念簿般地，一頁頁被打開了。

1. 特別香的風

一九四九年，生於河北的鄭愁予飽經戰亂，輾轉來到台灣，經插班考跳級考入新竹中學三年級。最令他懷念的人，就是當時校長辛志平先生。

「一走進大門，我感到有一股特別溫馨，充滿香氣的風，這是辛校長建立起來的校風。」他感性地說。爲了此次回母校演講，他特地剪短了頭髮且未染，強調「原味」，希望讓竹中學子看到畢業數十年的學長仍保有竹中人的率真自然、樂觀進取的氣息。

他回憶起高中時，身著日治時期延續下來的卡其制服，頭戴竹中帽，髮不過耳下三公分的竹中歲月。山脈青青，校旗永遠在風雨中飄盪；音樂老師蘇森墉帶領下，校園的每個角落無處沒有合唱，無處沒有聲歌……辛校長沒有因爲竹中是桃、竹、苗三地的最高學府，而放棄升學科目以外的四育，每個學生都必須看得懂五線譜、美術要及格方可畢業，辛校長對知識、道德的要求，他認爲是一種感性的教育。

辛校長學識淵博，只要有老師請假，

不論哪一學科，校長都可以從容代課。一回校長兼教歷史課，段考考題相當艱澀，那次鄭愁予考了全校最高，八十九分，辛校長特別在聚集全校師生的朝會上表揚他。彼時英文、數學、理化等是主科，而校長卻對被視爲旁科的歷史給予相同的尊重，他的無私、開闊的胸懷一直是鄭愁予難忘的，爲他日後堅持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

2. 尚老師與羅老師

國文老師尚奎齋先生是他的新詩啓蒙老師。尚老師受文言文教育，國學造詣很高，每週規定學生要寫一篇作文。新詩尚未成熟，許多國文老師尚未接受新文學的當時，鄭愁予不按牌理出牌，一首新詩權充作文交上去。老師竟未斥責，反倒打了全班第二高的分數（第一高分仍寫規矩的論說文），同時在課堂上當眾讚美鄭愁予的詩是很好的作文，並鼓勵他繼續寫下去，新詩創作「一條寂寞的路」便展開了。鄭愁予說，青年時期是所有有志寫作的創作者開始書寫的最好時期，尚老師挖掘了他潛在的特殊才情，使其「感性」得到充分的發揮。

鄭愁予的地理也很好，地理成績之高，班上無人能出其右。教地理的羅富生老師從未因爲成績好而褒揚他，他卻是鄭愁予在文章裡一再懷念的老師。最教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學校同學到獅頭山遠足，中午吃飯時間，喜歡喝酒的少年詩心引動，用午餐的飯錢買了一瓶廉價的桂圓

酒，坐在大石頭上一人獨飲，眺望山水。帶隊的羅老師撞見，從袋子裡取出自己從家裡帶來的麵餅給他，說：「年輕人不能餓肚子的。」老師又要去了他的酒壺。就這樣，少年有些拘謹地吃著老師的午餐，老師喝了一口他的酒，說：「這酒是劣酒，不可多喝。」把酒遞還給他。一對不多話的師生各據一顆大石，盤腿而坐。面對秀麗的山水，默然無語，恰如李白詩句「兩人對酌山花開」的情景。高中生喝酒，即使在當今的校規也是不被允許的，羅老師的豪氣，對學生的傾囊交心，令少年的鄭愁予眼眶濕潤。

他提到羅老師的一則英勇故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本省籍民眾聚集在東門路辛志平校長東門路的寓所前抗議外省霸權。羅老師身材魁梧，隻身站在辛寓大門前，用道地的台語、客語、日語，向他們解釋辛校長是來辦教育的，辭嚴義正，不畏勢眾，得到民眾的理解，抗爭的人潮漸漸散去，成功化解一場族群之間的對立。鄭愁予認為，過去的中國政治「立德」多於「道德」，過於強調忠孝誠信。倘使政治領袖以仁為本，風行草從，人民皆可行仁。而在他眼中，羅老師不僅是一位飲者，教育家，更是一位勇敢的俠士，他人格的感化力，包容力，為孔子「仁」的思想的展現。

3. 感性的教育

鄭愁予以極富磁性的嗓音，朗誦了一首高中時題在同學紀念簿上的舊作〈紀念

簿題歌〉，起頭兩句「紀念簿打開來了／題些什麼才好呢？」對即將離別的校園生活與同窗好友，依依的離情盡在不言；物換星移，此時聆聽鄭愁予重讀少作，更覺悲涼，在場師生無不為之動容。此詩當時沒有發表，至民國七十六年，才收錄於詩集《刺繡的歌謠》。少年的鄭愁予此時已展露詩情，用「紙窗」、「粉牆」、「床單」三個意象比喻空白的紀念簿，第二段：「如果這是一片粉牆 我會畫出蒼青的山脈／給你 又在你這牆上畫出高林浴著雲海／一椽茅屋隱約在山腰間」，其中「蒼青的山脈」指的正是新竹中學的後山酖酖十八尖山。課餘時間，喜愛大自然的鄭愁予徜徉在青青山林裡，感受新竹風溫暖的吹拂，讀山巒起伏，讀花，讀葉的開落。

「畫完了三個卑微的祝福／然後……／我是不題名字的／只畫一個道旁送行的少年／又畫他在山腳下仰頭呼喊」，由實轉虛，道盡鄭愁予對斯情斯景的深情告別。

短短的一年竹中生活，影響了鄭愁予的一生。他表示，在竹中受到美的陶冶與人道關懷，使他的人生視野、看世界的方式更加廣闊。鄭愁予熱愛體育，和對美術、音樂的濃厚興趣，都是在竹中時期培養起來的。而這樣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爲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他感慨地說。

4. 喚回失去的感性

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並未消失，而文學可以抓住感

性，並喚起更多人注意。甫出版的《2004台灣詩選》，黃春明〈國峻不回來吃飯〉最讓他感動：「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此詩在事件淡卻之後，以平靜、無雕飾的敘述性文字追念夭亡的愛子，寫的不僅是一位父親，更是天下父母的共同牽掛。香港幾年前票選最喜歡的詩，孟郊〈遊子吟〉獲最高票，鄭愁予表示，文學作品將孝道宇宙化，從傳統儒家思想狹窄的「孝」的立德裡提昇到不朽的境界，即是「仁」的展現，故《孝經》讀後未必能起身行孝，而〈國峻不回來吃飯〉確實有感發人的力量。

由於新竹中學感性教育的陶冶，這樣的感性伴隨著鄭愁予和他的詩，使他一直以來秉持著正義，替受委屈、條件不好（disadvantageous）的人說話，也因此他特別推崇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寫了長詩〈革命的衣鉢〉紀念國父，「那是熱血滋生一切的年代／青年的心常為一句口號／一個主張而開花／在那個年代青年們的手用作／辦報 擲炸彈 投絕命書」，展現鄭愁予強烈的使命感。寫此詩時，感於其高尚的人格而一再嘆息復流淚。陳義芝笑言，十幾歲的青少年時期因此詩的鼓舞，真有想捲起袖子、頭綁布條「革命」去的衝動。

這樣的感性是抒情的，他說明，抒情詩有情懷、情思、情趣三層次，〈革命的衣鉢〉抒的是情懷，但非個人小我的情懷，而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而寫。而詩若有趣無思，缺乏高層次的內涵，有思無趣則不能動人，鄭愁予建議年輕寫作者，可從情趣入手，藉由創造性的趣味表達情思。

5. 最美的字

最後，鄭愁予將情歸結於「青」：「情從「青」來的，是漢字中最美的一個字」。由青構成的字無一不美好，無一不抒情，正如「青，其實是距離的色彩／是草，在對岸的色彩／是山脈在關外的色彩／一點點方言的距離，聽著，就因此而有些／鄉愁了」（〈青空〉），有青在心，天地萬物皆有情。身為一名抒情詩人，鄭愁予未曾失去他的感性，未曾忘記孕育他的土壤，新竹風掀動的每一頁。

註：題目借自鄭愁予詩作〈紀念簿之歌〉

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爲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而文學可以抓住感性……

本文引用自 94/4/3 聯合報聯合副刊 <http://blog.yam.com/worms80/article/4994253>

《世代對話》收藏奇人 葉榮嘉畢生圓「藝術」夢

葉榮嘉

新竹中學高中第十三屆校友
曾任辛志平獎學基金會董事長
竹中校友會第二屆理事兼總幹事

【文 / 陳小凌】土地有多大，才叫優渥；文化有多少資源，才叫價值；生活有多少場景，才叫人生！在國內藝術收藏界，榮嘉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葉榮嘉是位奇人，除了他眼光精準和下手的果斷，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而他古典與前衛兼容並蓄的品味，以及與藝術家們的深厚情誼，甚至成爲莫逆之交，堪稱爲藝壇佳話。

葉榮嘉雖然專學建築，但他對藝術卻是情有獨鍾，他的收藏史超過四十年，收藏品項極具縱深，早期以前輩畫家爲收藏主力，自 1988 年買下新竹這片佔地十萬坪的土地之後，葉榮嘉即著手打造他個人的三十年大夢。在園區內和他訪談中，更發現這位收藏大家言語之際，充滿對藝術的熱情和抱負。當初是怎樣的機緣，讓這位農家子弟走入藝術典藏？

台客野獸派郭柏川 開啓收藏機緣

葉榮嘉說：「收藏」是藏家與藝術家的一種因緣和感心。當初考上成大企管系，後轉建築系，因學建築得會畫速寫，很幸運地從「台客野獸派」大師郭柏川學畫。每個假日，到郭家學畫，結下師生情誼。當 28 歲考取建築師執照，賺到第一



筆大錢，「你知道那時老師的畫，是一號一兩金。當時我選中六幅作品。老師本來想勸阻我買的，大概看我年輕剛進社會，怕我是打腫臉充胖子；等了半年，他才將我寄去的支票拿去兌現，知道我沒開玩笑，還很感心地多送了我一幅。」

如今，郭柏川的畫作炙手可熱，在國際藝術拍賣市場上屢創高價，如「北京故宮」去年蘇富比香港春拍以兩千四百萬港幣落槌，「我也有一幅相同構圖的『北京故宮』，只是色彩沒有陳泰銘原收藏的那麼紅，而老師個人也說比較喜歡這幅畫。」就是這段機緣，讓他一頭栽進藝術的收藏。「其實那時也沒啥收藏觀念，純粹就是喜歡而已。在成大唸建築時，自己還動手翻譯一本西方藝術史，來認識西方藝術。說起來，一開始並沒有名和投資的想法。後來逐漸動了想要蓋一間私人美術館的念頭，把畢生收藏，分享給社會大眾。」

藝術品意涵 最能挑動藏家的心

隨著自己的事業版圖亦步亦趨擴大，葉榮嘉對「收藏」卻是擁有個人的獨見：

「我認為不論傳統水墨或當代前衛的數位多媒體創作，都需具有藝術家的生命力、意境上的傳達，能讓人感動和能進入深層的意境是首要，藝術表現總脫離不了時代的變遷，但箇中優劣，『意涵』是最能挑動藏家的心。」

通常，他喜歡到處看畫展逛畫廊，對喜歡的藝術家會一再觀察，看對眼了，有閒錢便大膽投資下去。「我一旦欣賞某人，都是直接跟作者買一整批、一個時期的創作。」而 12 年前，誠品代理蔡國強的第一件爆破草圖，在相詢六位藏家之後，葉榮嘉二話不說，成為第一個收藏這位國際大師作品的台灣藏家。正因為他的收藏觀點獨特，因此藝術界公認他是位眼光銳利、格局大和下手快的藏家。「你不跑第一現場的工作室跟畫展，是無法鍛鍊出來的。」因此，當你在畫廊看到這位穿著如阿桑的收藏大家時，可別掉以輕心，說不準，正是他準備出手的那一瞬間。

讓藝術家感心 圓自己跟別人的夢

擁有建築家、收藏家、慈善家、教育家、企業家等頭銜，但他最喜歡的是幫助人家，圓自己跟別人的夢。而最讓藝術家感心的是，他常會默默付出一份關心；如他與因戰火而離鄉背景，從閩南渡海來台，四處漂泊的畫家沈耀初之間，建立的深厚情誼，早期成立「葉氏勤益文化基金會」時，就策劃過楊英風、沈耀初、李仲生、陳庭詩、朱銘的個展，也巨資印製精美畫冊，「當時出藝術家的畫冊就超過百萬台幣！」但

正因為當時的「無心插柳」，留下最真實原始的藝術史料，對於台灣美術史的建構，具有相當的見證和輔助。

珍藏上千件藝術品，心目中最喜歡的是哪一件作品？葉榮嘉掩不住得意：「每一件都是我的寶貝！」不過，隨後他專程帶我去看在接待室正中央的一組朱銘的人間系列作品，四位粗似捲曲人形，被網著的人體姿態扭曲，沒有臉容，安置在圓桌四個方位，「當時在漢雅軒看到這組作品，讓我感受到一種人間『出世』的寧靜感覺。」

此次贊助台南成功大學「世代對話」2009 成大校園環境藝術節的推廣，拿出他珍藏的朱銘太極系列中「十字手」和「反撲」兩件巨作參展，雖是在事業有成之後，回饋母校的善舉；但最終還是在他個人深深感受到藝術所具備的永恆價值、美學薰陶、教育上的潛移默化，這三者的重要性，缺一不可。

雖然他創造個人傳奇，並不獨享傳奇帶來的榮耀。他說：聖嚴法師曾說過「無事忙中老，空裡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他認為，自己一生收藏終究帶不走，有形不重要，精神長存才是一個人對後代的影響。這也正是他盡力圓自己在少年仔就摯愛的「藝術」夢的原動力。

2009-06-03 15:44 記者 陳小凌 分類：藝術 & 展覽，世代對話，人物 民生 @ 報



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開館首展 「古根漢在新竹」

【大紀元 10 月 28 日訊】（大紀元記者鄒莉台灣新竹報導）於 10 月 28 日開館的新竹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為財團法人榮嘉文化藝術基金會所設立。首檔展覽為「古根漢在新竹」，展出作品包含台灣旅美觀念藝術家李明維、國際爆破藝術家蔡國強及台灣行為藝術先驅謝德慶三位享譽國際的華人藝術家作品。並邀請新竹市長許明財、新竹縣副縣長章仁香、新竹市文化局副局長陳淑惠、榮嘉基金會董事長葉榮嘉擔任剪綵嘉賓。

葉榮嘉先生為榮嘉文化藝術基金創辦人，長年支持及推動藝術，此次美術館開館首展內容皆為私人珍藏，展出作品包括蔡國強與媒體人蔡康永聯手推出的「電視購畫」、李明維「如沙的格爾尼卡」以及謝德慶的成名作：五件「一年表演」等作品。

葉榮嘉表示，古根漢美術館或紐約 MOMA 都曾展出三位藝術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曾被喻為大師的台裔美籍藝



許明財市長（右 4）、章仁香副縣長（右 2）、葉榮嘉董事長（右 3）等來賓共同剪綵。（攝影：鄒莉 / 大紀元）

術家謝德慶，自移居美國後，其相關作品皆未曾在家鄉展出，加上行事風格低調，使得國內藝術界對於謝德慶不僅有些陌生也相當好奇，展覽同時特別展出謝德慶早期繪畫作品。此次展覽可媲美國外美術館，絕對值得喜愛藝術的朋友親臨國家藝術園區參觀。

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為免費入場，開放時間為早上 10 點至晚上 7 點，週一休館。「古根漢在新竹」，展期為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12 日，團體 10 人以上可預約導覽。

章孝嚴談過往秘事

——《我和父親蔣經國》

《鳳凰周刊》主筆徐宗懋



“如果我能活到 90 岁，到现在为止，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生命，是在由于特殊的身世，不时要付出内心的挣扎、压抑和调适中度过，自幼年起，更尝尽了委屈和羞涩。”

鳳凰周刊：你童年的记忆当中没有父亲，当时有没有疑问呢？

章孝嚴：我们上学的时候看到同学父母亲来送便当，我们是外婆来送便当，就问“我们的父母亲在哪儿”。外婆讲父母亲在大陆，来不及撤退，逃不出来。因为当时其他大陆来的家庭也常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接受了，不再追问。到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

鳳凰周刊：为什么？

章孝嚴：我们在住着村的时候，有人背后说这是老总统的孙子，眷村的老兵可能也有些风闻。我们兄弟就觉得奇怪了，去问外婆，外婆说“不要管闲事，大了再跟你讲”。有时候看到外婆半夜拿着照片哭，我问是谁，外婆又说“这是你妈妈章亚若”。我就奇怪，我身份证上写的爸爸是章浩若，我妈妈怎么也会姓章，叫章亚若？

鳳凰周刊：当时父亲的栏写的章浩若，实际上是大舅舅。

章孝嚴：起先我们念书的时候，以为大舅舅章浩若是我们的父亲，我那时身份证上的母亲栏写的是纪琛，其实是大舅妈。一直到我高一的时候，外婆在过世前的那个冬天才告诉我：“你的父亲叫蒋经国。”我们大吃一惊，当时只是不懂事的孩子，不了解复杂的成人世界，但心里面对父亲也有不满。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如果爸爸是蒋经国的话，我们生活怎么那么苦？怎么会住在新竹？

鳳凰周刊：那时候蒋经国是行政院长？

章孝嚴：那时候还没有，我们高中的时候他是救国团主任，兼退辅会的主任委员。当时老总统还在当政。

鳳凰周刊：当时由谁来照顾你们的生活呢？

章孝嚴：我们在新竹的亲戚就只有外婆、二舅舅。我们的生活是王昇照顾的，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生活还蛮好的，到初中也还可以，到初三高中以后生活情况就很差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二舅舅和王昇吵架了，所以钱就过不来。二舅舅把钱拿来做生意，做小生意、做米厂、做卖酒、做百货全都失败了，负债累累，家里

三餐不继。

凤凰周刊：您曾撰文写到“如果我能活到90岁，到现在为止，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生命，是在由于特殊的身世，不时要付出内心的挣扎、压抑和调适中度过，自幼年起，更尝尽了委屈和羞涩”。当时您有没有怪罪爸爸，觉得“你遗弃了我”？

章孝严：心里面有抱怨，觉得非常的不平衡。但是外婆也跟我们讲，自己争气就好了，要了解你们父亲的处境那么困难。我们认识到他不是在一个普通家庭，他在政界里面，我们在读高中时就体认到这个环境对他是很困难的，我们就忍受下来。

凤凰周刊：当你年纪大了，也知道一些背景，是否能体会当时蒋经国先生的一些安排？

章孝严：这些外婆也跟我们讲过。我小时候还看到王升每到过年，就开个吉普车到新竹来给我外婆拜年，他一来我们生活就好，他带了生活费过来。

“经国先生公忠体国，无私无我，牺牲奉献，方造就了今天的台湾。”

凤凰周刊：在您开始从事外交生涯的时候，有没有在外交官式的场合上碰到蒋经国？

章孝严：碰到过一次。1978年，教廷大使馆有个酒会，我去了，经国先生也去了，那时候他是行政院长。我们远远对视过，我百感交集，他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我把那看成是父亲给儿子的一个笑容。但是我不敢叫他，然后我就闪开，也没敢去跟他打招呼。

凤凰周刊：你们始终没有任何私下的场合见面吗？

章孝严：没有，外面有很多传言，但我从来没有私下以儿子的身份去看过父亲，或者叫一声父亲。

凤凰周刊：也就是从没有过一个儿子跟父亲很自然的情感接触？

章孝严：当然你不能排除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在桂林，他来看过我们，我记得外婆跟我们讲二舅舅还带我们去南京跟他见过面，可是我没有记忆。在桂林只有几个月大，在南京的时候我们不过是三、四岁，见面的时候，他远远看我们，也不好抱在怀里。但是从我们懂事有记忆以来，没有这样的接触。

凤凰周刊：撇去父子关系不谈，作为一个台湾人你怎么看经国先生？

章孝严：经国先生公忠体国，无私无我，牺牲奉献，方造就了今天的台湾。

凤凰周刊：经国先生过世到现在你正式认祖归宗，整整15年也不算短。蒋氏兄弟和你们有过怎样的接触？

章孝严：经国先生在世时，我们表达过认祖归宗的愿望。可是他当时实在没有认我们的条件。所以孝慈在的时候，我们就说认祖归宗的事顺其自然，可是“顺其自然”四个字里面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机会。有一阵子我几乎觉得是没有希望了。

到经国先生过世后，我反而可以跟孝武、孝勇回过头来找回以往失去的兄弟感情，尤其是孝武。那时候我在外交部任职，他被派到新加坡，就邀请我们全家到新加坡去过年。他调到东京，又邀请我和家人住在东京帝国大饭店，那是日本最贵的，他付费。我们也到他家里去吃年夜饭。

孝勇先生也跟我们走的很近，他是在经国先生过世前一年半，在有见证人(钱复先生的连襟丘创寿)的情况下，私下要接纳我为哥哥。可后来孝武突然过世了。

凤凰周刊：为什么你在蒋氏兄弟都过世后才认祖归宗呢？

章孝严：秦孝仪先生在经国先生过世后的第二天找我跟孝慈到故宫去，说你们应该感到安慰，经国先生当面交代，你们要回到蒋家。当时经国先生突然过世，没有任何预警，但他讲明了这样一个愿望，知情的有俞国华先生，还有李焕先生、王升将军、蒋彦士先生。孝武后来也跟我们谈到，说这没有问题，但他母亲还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说那当然。后来孝武过世了，孝勇过世了，孝慈又过世了，这短短几年内，我内心的感受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我跟孝慈是双胞胎，万一有一天我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这事情谁解决呢？没有人做了。

我孩子慢慢大了，在他们一个念高中、一个念初中时，我跟他们讲：“你们一定也听到外面的一些话，还有一些杂志的报道，我们是蒋家的人，你们有没有什么困扰？”还好他们没有太多困扰，但心里面还是有疑团。我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会来处理，你们不要感觉到太多的压力。现在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

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我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民进党上台了，我不可能留在民进党政府工作。接着我就想到国民党的成败，我知道国民党要站起来，我的个人就要留在政坛里，这样只有选举这条路。当时我还没有决定到底选什么。

第二个决定是去浙江奉化，没有官职身份我可以去祭祖了。1996年我在做外交部长的時候，我接到奉化蒋家3位家族长辈的信，要我去祭祖，我说以我的身份不可能啊。我看看就把信搁在一边，考虑都没考虑。离开政府后我就可以去了，跟我内人还有孩子们及孝慈和他太太商量过后，两家决定回去。8月26日我们到浙江奉化祭祖，完成了一个心愿。是蒋家的人找我们回去的，我们没有去求蒋家。我跟孝慈不敢讲说有骨气，我们就是要认祖归宗，也不会去求蒋家去拜蒋家把门打开，是蒋家来找我们。去祭祖后我觉得实际上就认祖归宗了。

凤凰周刊：你和李登辉的合作是不是引起蒋孝武的一些不愉快？

章孝严：李登辉先生接任以后的一些做法，孝武觉得看不过去，那时他跟李先生之间发生了一些磨擦。那时我在政府工作，后来又在党部服务，他们就觉得我怎么跟着李先生。而我的基本观念是，李先生是先父经过深思熟虑选定的继承人，我觉得对父亲的选择应该接纳与支持，而且我在政府工作也好、党部工作也好，我是服务我的国家，服务我的党，我不是要服务李先生一个人的。我是考进

外交部的，并不靠人情。

我也好几次对李先生的一些作法私下表达不同的意见，李先生曾经私下3次跟我表达他的政治承诺，两次在官邸，一次在总统府他的办公室，他说：“秘书长你放心，我不会是搞台独的，我绝对不会搞台湾独立。”他私下3次跟我讲这个，显然是他觉得我怀疑他的一些言论或一些作为。

凤凰周刊：后来怎么重返政界呢？

章孝严：接下来我决定要选举。像新竹市、新竹县都叫我去选县市长，因为我在那边长大的。我个人倾向于选立委。找了几个媒体朋友陈浩、江春男、徐路一起聊，他们都说当然选立委。就这样我决定选立委。

后来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如果做县市长，当然是一方大员，蛮重要的，但是在立法院，你能抓到重点，能发挥。例如像包机的事情能够从无到有，这是立法院以前很少能做得到的，通常这是政务单位做的，可是我们却要行政部门做一件他们没有想到的或者不想做的事情。

凤凰周刊：你常常做一些两岸间的工作，为什么？

章孝严：之所以扮演一些两岸角色，源于我到奉化祭祖那一段时间，很多台商感觉到章孝严在大陆所受的尊重，是超过他们想象的。所以在两年前，二、三十个大陆台商会会长回到台湾来开会，要在台北成立一个台商发展协会，因为在大陆一共68个协会，想在台北建个总会，要我出来做理事长。这完全是一个荣誉制的服务角色，不领一毛钱，但我说如果觉得我可以帮你们的忙，你们就来找我。我觉得服务台商对我也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捍卫祖父和父亲历史地位和名誉，是我必然的责任

凤凰周刊：蒋老先生是不是知道和承认你们呢？

章孝严：事实上外婆跟我们讲，我们小时候在桂林时，我父亲对我母亲说这两个孩子一个叫蒋孝严，一个叫蒋孝慈，这个名字是爷爷老总统取的。我们是民国31年出生的，正在抗战，兵荒马乱，后来我母亲过世了，死因到现在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猜测，外婆当然心里面很忐忑，对两个孩子安全有顾虑。所以我们从桂林没有马上到南昌，也没有到南京。我们跑到万安县，万安这两个字是我儿子的名字，我父亲透过王升告诉我说你的儿子要叫做万安，要纪念你小时候吃苦的地方。万安是江西最穷的一个县，当时我们在那边住了将近一年。我可以体会到因为经国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要勿忘在莒啊！

因为母亲的过世，我外婆和二舅舅的脑海里永远有个阴影，对安全有顾虑。我小的时候在学校要打牛痘，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印象中，先母就是打针的时候出了状况。关于我母亲怎么过世的，外面很多人在猜测，当然我和孝慈也讨论过，后来我们觉得不要去追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外面猜测说是经国先生旁



兄弟三人行

蔣孝勇(左) 生明與章孝慈
(中) 章孝嚴兄弟合影。



边人下的毒手，我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增加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爷爷的怀疑或者憎恨吗？而且这也不一定是一个事实，我觉得追问不会有结果的。

话讲回来外婆和舅舅心中难免有很多的恐惧，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到台湾来身份登记的时候，连双胞胎都不写是双胞胎，孝慈写的是民国31年出生，我写的是民国30年，刻意说这兄弟不是双胞胎，那我们改姓章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凤凰周刊：据你知道，方良女士/A早就知道你们兄弟的存在？

章孝严：传说她很早就知道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蒋方良女士。

凤凰周刊：你见过她？

章孝严：我没有见过她。

凤凰周刊：但你看孝武的反应，就能感觉到她很早就知道了。

章孝严：应该很早就知道了，连老总统都知道，我们的名字是老总统取的，孝字辈的，老夫人也知道。

凤凰周刊：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身世背景，带给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章孝严：我们曾经想过，如果在高中时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反而会单纯一点，心情可以平静一些。那时候父亲虽然没有做到院长，可自己爷爷是总统，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我们两个人却孤单地在新竹成长，这段心理冲击，不是当事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一方面就是为妈妈，所以我现在保有母姓。实际上现在别人叫我签“蒋孝严”，我也很自然，我去跑活动的时候，别人叫我“蒋孝严”，我就签“蒋孝严”。当然正式的文书我还是签“章孝严”。一个家族最可贵最重要的东西在于它的传承，家庭不管大、不管小、不管穷、不管富、不管显赫或者卑微，一代代都要传下去的，后代所承续的是它的一切、它的荣耀、它的光环，另外还有它的责任，要承担它的一切。蒋家在台湾大多数是正面肯定的，但很多人也批蒋，你要承续它的一切。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把蒋家重新擦亮，能擦多亮我不知道，可是要尽力而为，这不仅是我的现在的感受，我叫我儿子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为人后代的责任。

凤凰周刊：所以你把捍卫祖父和父亲历史地位和名誉作为自己必然的责任。

章孝严：这必然的责任，不需要特别强调。

(原载香港《凤凰周刊》2003年第5期22~25页)

本资料影本由黄祖蔭老师提供